

明鑑紀事本末



道州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

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

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鬥往來益

都諸城安州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

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集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三鼓。賊棄寨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

厥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蹇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璽縣丞馬塢集民夫八百餘人以久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協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卽陷賊矣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捧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

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九擊敗賊衆于諸坡盡  
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  
命征勦不卽就道敕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官  
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所營殺  
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  
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死賊遂得  
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  
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  
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清功故行

摧擊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  
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殄功已  
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創  
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  
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  
叅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旣元  
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  
爲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歿賽兒祭墓回經山  
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劔遂通曉諸術

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里  
閭間。悉聽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  
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  
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脛發繫獄。旣而  
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斷刑刃不能入。  
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鉏繫足。俄皆自解。脫竟  
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脅惑  
亂。陳勝以篝火。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

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恠也。予以爲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劑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爲入馬相戰鬪。衆益信之。于是莒卽墨諸奸民遂蠡起。而賊黨董彥果賓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靖主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

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群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獫。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

之亂則贖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  
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鷄之  
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于賽兒遁去而燕齊諸  
尼并天下。秦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  
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誅。袁紹斬宦官而不生鬚  
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踪  
之跡杳不可聞。豈軍中張燕群號冲飛河上孫恩  
自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外道遇抵前治

不海。南距黃海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

由論組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命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前年良鄉縣人曹濬餘其萬入於中

粵

訂

以軍京辦與的兵同戰數米百萬

第

晉之河曹轉運益於一衣衣樂取以京軍論不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

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

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

太滸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

步置倉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克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六年以舊額漕運三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  
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其二百萬石有  
奇撥平二十餘里漕運所與今國用平糶所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  
通河自濟寧至臨清備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  
道淤塞故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  
三百輛歲久民困其後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  
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  
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

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稅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河南河水屢歲爲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面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諸發河南民十萬命與安伯徐享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

浚併命禮兼督之。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故  
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  
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  
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  
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又于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  
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  
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  
三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  
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

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  
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  
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北年  
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  
具有。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  
計百八十丈。災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  
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  
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

河有溝渠五里餘古路二里餘平地今開河泄水以  
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天治河入海上帝命俟秋成爲之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中澤分黨河流使由故道  
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壅墊誠萬世之利然綠河  
新築護岸埽尾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  
別木編成大圓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  
實以石却以橫木貫守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  
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尙書宋禮薦其才擢爲工  
部右侍郎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二港達